



青松觀文庫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之二十)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 道教儀式

〔法〕勞格文 著
蔡林波 譯
白照傑 校譯

齊魯書社

道教



青松觀文庫

道教學譯叢(之二十)

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 道教儀式

(法) 勞格文 著
蔡林波 譯
白照傑 校譯

齊魯書社

道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道教儀式/[法]勞格文著;
蔡林波譯;白照傑校譯.—濟南:齊魯書社,2017.6
(道教學譯叢)

ISBN 978-7-5333-3730-8

I. ①中… II. ①勞… ②蔡… ③白… III. ①
道教—宗教儀式—研究—中國 IV. ①B9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27063 號

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道教儀式

[法]勞格文 著 蔡林波 譯 白照傑 校譯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件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張 14

插 頁 3

字 數 351 千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000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3730-8

定 價 53.00 圓

《道教學譯叢》編委會

名譽主編 黃健榮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爲序)

周和來 林國柱 莫小賢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鄭康勤 蕭炳強

主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丁 煌 [日]山田俊(Yamada Takashi) 王 卡

王宗昱 王承文 [法]呂敏(Marianne Bujard)

呂鵬志 朱越利 李 剛 李之美 李遠國

李豐楙 [美]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莊宏誼 [法]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

郭 武 陳 敏 陳 霞 陳耀庭 孫亦平

黃海德 [日]麥谷邦夫(Mugitani Kunio)

[德]常志靜(Florian C. Reiter)

[韓]崔珍皙(최진석) 張思齊 張崇富 張廣保

萬 毅 程樂松 [法]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

雋雪艷 [法]勞格文(John Lagerwey) 詹石窗

趙衛東 鄭素春 [日]橫手裕(Yokote Yutaka)

樊光春 黎志添 [美]劉迅(Liu, Xun) 劉仲宇

蕭登福 龔鵬程

本書責任編委 劉仲宇

學術秘書 宋學立 王皓月

總 序

十六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十九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二十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占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占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祇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著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贊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官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杰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儘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却隔著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著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二十五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巔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

靈交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著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序

勞格文教授的這本書由蔡林波博士翻譯，譯好後又擱置了幾年，現在終於出版。在付梓前，稍微寫上幾句以爲序。

勞格文教授的這本書，是在 1983 年他於美國大學演說所作的準備材料的基礎上形成。而其主要的資料來源，則是他自己在臺灣南部的田野調查。勞格文所使用的材料是臺灣南部道士陳榮盛的科儀抄本，這些抄本已由大淵忍爾集結成《中國人的宗教儀禮：佛教道教民間信仰》（1983 年）出版。另外可以參考的就是蘇海涵的著作 *Taoism and the Rite of Cosmic Renewal*（1972 年版），兩書探討的問題和所用的材料也有很多共通之處。這是當時同時期的兩本書。雖然在當時，日本和歐美已有不少對臺灣南部道教的研究，例如上述提到的兩本著作，但是勞格文此書是第一本用英語撰寫，向學者和普通讀者介紹道教儀式的綜合導論，而且他將醮和齋的主要程式、科儀經文、道壇布置，甚至是高功的存思口訣、念祝和各種文書等細節都翻譯成了英文，這是具有開拓性的。

從本書問世，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三十多年中，有關臺灣道教的研究，道教儀式的研究，包括科儀文本和田野調查，都有了長足的進步，論文和專著，時有問世。對於整個道教儀式的研究，無論是集中於一地、一道派或是集中於某一科儀內容的，就更多了。但是，勞格文的這本書，仍然值得重視。因為這是由西方學者撰寫的第一部有關道教儀式的書，收錄有他當時所能搜集的資料、知識，也體現了他自己的獨特視角和方法。

他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我將努力嘗試回答的是這樣三個問題：什麼是道教儀式？道教儀式與中國的宇宙觀的關係，以及兩者如何對中國社會產生影響？按照順序，分為宇宙觀、儀式、歷史。宇宙觀的部分是引言，歷史的部分則會得出一些初步的總結。但是，本書的核心部分將是描述並解釋一個當代臺灣道士的儀式修煉。”

應當說，他比較好地完成了這些任務，儘管在某些具體的論述上，還有可商之處，但從總體上說，他設定的這些任務以及對它們的回答，都有自己的創見，其研究理路和結論，也都有啓示性。

二

作為一個西方學者，在宗教研究中，特別推崇人類學的方法，重視田野調查。勞格文的研究，也特別強調這一點。受到法國道教研究進路的影響，即文獻研究與田野觀察並舉，他們在譯介道教經典的同時，還注重描述文化習俗，強調觀察仍然鮮活存在於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道教活動，道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存在方式及其影響。在談到儀式時，他要求研究者到現場，而不是單靠文獻中的注解。他認為：

幾乎沒有別的什麼東西比道教儀式更能做到這一點：把中國

的神話學和宇宙學緊密地結合爲一體。道教儀式中獻祭(醮),是爲生者而行的基本禮儀。然而,要想有如現場報導式地表達這一儀式,幾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用文字詞彙來表達,可能是最不好的方式。正如一個人想要同時聽磁帶、欣賞電影、唱歌——對此場景,我們却祇能說“看”!祭袍、儀式器皿、祭品、音樂:儀式內容如此豐富多彩,以至於讓人幾乎不知道從何處著手進行描述。

他的這種想法,我猜想,不僅出於人類學的傳統,更出於他身臨其境的感受。我想,凡是親臨過道教或漢傳佛教的儀式現場的,都會有類似的感受。

儀式這樣東西,是活動著的,就在當下。它是一種由人體爲基本載體的文化演示。它在一定的(被認爲神聖的)時空之內,運用具有神通的法器,在特殊的音樂的伴奏下,按固定的程式,一一照科演示。在演示中,法師常口念咒,手除了拿法器外,還有一些奇怪的掌指動作配合,脚下則走著某種奇特的步子——這是我們常見到的道教的儀式。佛教的儀式則與之有共通的地方,但“做”即表演的成份要少一些。這樣的儀式,確實很難僅憑本本上的記述想象其場景,更不用說感受其氛圍,體察到它對於信衆的感染力了。

儀式難以文字記述,但又必須有文字記述。然而,記述的僅是其脚本,即稱爲科範的東西,具體的操作,則比文字生動和豐富得多。它不僅使文字上的記載,一個個活起來,而且增加了許多文字難以表達的東西,甚至有在科範本之外臨時發揮或者僅因一時一地民衆的愛好增加的內容。本書的“打城”部分,記述了地獄守者與真人之間的對話。從其內容看,如果查閱明以前的科儀本子,却找不到關於該儀式的描述,這顯然是爲了吸引觀衆並讓他們更明

白“打城”的過程，而增設的，帶有很強的地域色彩。祇是沿用既久，被寫入了當地的科儀本子，成為當地道門的定格。況且，這類生動的對話，類似於戲劇表演，祇有在現場觀看，纔能領略其神韻。就像我們讀《京劇小戲考》一類書，讀到許多折子戲，像《失街亭》之類。然而真要感受其獨特的吸引力，非得在現場，看演員做、打，聽演員唱、念。正如勞格文所說的那樣，道教的儀式除了在宮觀內舉行的，還有在外面，有藝術的競賽，有大批觀眾的參與，這又能向著更大的社會空間延伸了。

因此，我們今天仍可理解他的見解，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有一定的啓示。除了他在這裏說的，我還想再補充一點，就是儀式，在外行人看來，祇是熱熱鬧鬧的表演，但從事科儀的道士，不這樣看，他們是將之當成通神的手段。壇場，經過一系列儀式之後，已不是凡境而是聖境。我們祇是當成某種虛構的故事主角的神仙，在他們科儀中唱贊的，包括自己出官和接駕，由之臨壇的神靈，是實際在現場的，“接駕”確定無疑地請來了高品秩的仙真。踏罡步斗，是行進在雲路上，對玉皇等御前伏地存想，是實際的面奏聖上。如此等等，說明至少在他們的心理世界中，他們的依科行道，是一場十分特殊的宗教體驗。這種體驗，與現場的表演和氛圍，有直接的關係。祇有到了現場，纔有可能稍稍感受。同時，法師的心理狀態，很難“看”到，要在與他們慢慢建立起感情，特別是信任（這裏講的是與法師的相互信任，使之能與你談出那些心理感受，不是指信仰。勞格文明確說不信仰道教）後，纔能與之交流，瞭解其內心活動。這是作為宗教儀式的科儀所特別要求的。

不管怎麼說，勞格文在三十多年前的這些觀點，包含了他自己的心得，至今仍是十分重要的經驗。

三

本書名為《中國社會和歷史中的道教儀式》，以整個中國文化作為大背景。這一點，也說明本書不是簡單地介紹道教的某些現象，而希望將這些現象放在一個大背景下發生的可以被理解的維度之內。那就是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他說道：“歷史上那些古老而重大的儀式，如同世界上任何一個偉大的宗教那樣，它集中包涵了中國人對於宇宙以及人自身的整體認知，包括他們在思考和體驗世界中獲得的全部精華。因此，如果我們要分析和描述道教的儀式，那麼就必須把它視為中國人體驗世界的成果精髓，並對之加以分析和解釋。換言之，道教儀式實質上是中國社會和精神的沉澱，而對於道教儀式的研究可以讓我們窺見一斑。”

這是十分有見地的。今天看來，注重人類學的方法，展開田野調查，值得提倡。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有些處於原始時代的民族，人們看到的儀式，常常是憑歷代口耳相傳，沒有文字記載，研究者祇能忠實記述。或者記述多了，形成一組材料，以比較之，得出某些一般的結論。但是，道教作為人為宗教，它有經典，其儀式也有基本的規範，稱為“科”或“科範”，即有確定的結構，每一部分也有固定的程式。而且，這種科範，往往出自於某一宗壇或高道，徒弟徒孫依科傳授，散往各處。因此，它是由一個或多個中心創始的。這種情形，要求研究者對於文獻，首先是古文獻例如明《道藏》中相關的資料認真地解讀。

況且，勞格文關注的不僅是道教內部的文獻，而是整個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如他所說，道教儀式是中國人體驗世界的精華。在

當時，可能認識到這一點的人還很少，現在想來也不多。人們習慣了將哲學看成時代精神的精華，恐怕很少有人看到儀式的重要作用。勞格文循著自己的思路，溫習了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力圖找出道教儀式中諸多因素的由來，告訴人們在儀式中如何折射出古代文化的光芒。儘管在某些細節有可商之處，但從總體上說，對儀式的分析，尤其是道壇，不斷追溯至中國的神話；而他對道士的分析，也是不斷在借鑒中國的宇宙論，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他試圖在一個更宏大的中國文化視野中去理解道教，特別是它的儀式。

當然，注意到古代傳統，但不應泥之太過，書中有些說法，可能有點兒絕對了。比如，他對於大禹在道教儀式中的影響，可能就有些過猶不及。他認為，大禹“這個典故告訴我們，從古至今，為什麼道士經常‘手持簡圭’的原因。對此，通常的解釋是，在中國皇帝的朝廷裏，上朝的官員手持簡圭。所以，道士們模仿之，使得自己仿佛是玉帝朝廷裏的官員。但是，我們要問的是，在早期的朝廷裏，官員為何要手持簡圭呢？首先，中國朝廷禮儀中的每一件事物，最初都具有象徵功能。其次，更有可能的是，恰恰是地上的官員模仿了天上官僚機構成員的做法，而不是相反”。

甚至推論：“最後，可能最有意義的是，進表儀式本身表明：它是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大禹神話的儀式重演。”

大禹，無疑是古代中國崇敬的聖人。此人對於古代巫文化也頗有影響。道教中的步、符與他淵源頗深。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出現的禹步、禹符，正是使用最普遍的道符、踏罡步斗的前身。但是他祇是聖賢之一，在整個道教神仙譜系中的地位並非至上。他對儀式的支配還相當有限。而就圭簡的使用而言，勞格文的判斷也有點兒絕對了。《道書援神契·圭簡》說：“古之公侯皆執圭。

《周禮》有桓圭、信（音身）圭、躬圭。《禮記》：士執魚須（音班）、文竹、木簡之類也。”^①而且，在壇場上，道士面向三清、玉皇、斗姆、四御等尊神，稱法位時，皆自稱為“臣”，這明顯是參照了朝廷禮制，其地位也與大禹“王”即天子的身份不侔。公侯執簡是慣例，並非專指大禹一人。

書中有時也會重複一些當時的人們的成見：“在佛教徒們看來，道教簡直就是佛教的複製品。他們認為，道教竊取了佛教的術語、儀式、組織制度，等等。事實上，除了對於苦難人生的深邃思考和崇高的解脫倫理觀念之外，對於佛教中其他所有的東西，道教幾乎都統統照收。”其實關於佛道關係的這種成見，流行頗廣，根子裏就認為是道教抄佛教，甚至認為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或刺激纔出現道教。經過多少年的研究，兩教的相互關係纔漸漸明晰起來。它們兩教都生存於中國社會，相互影響、相互吸收是大量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儀式而言，相互採納對方的因素，隨處可見。順手舉個例子，早期道教儀式中有“梵咏”，上海地區流行一種《水陸儀軌會本》，其中“發符”一節，顯然來自道教。

毫無疑問，任何一項研究，都是學說史的一個片斷。一種學問，祇要是真正有價值的，就需要經過一代又一代人去深化，去修正，漸漸地接近其真相。況且道教本身極其龐雜，歷史非常悠久。道教的研究史就像一條不停流淌的河。具體的成果總是後浪推前浪，價值在於，曾經代表一個階段。勞格文所使用的科儀文本，限於臺灣，而不能更多地看看大陸的，尤其是那些科儀原生地的情形，有點兒遺憾。然而，當時大陸的開放程度，恐怕很難讓基層的

① 《道藏》，第32冊，第144頁。

道人去接納一個外國的研究者。人們的研究，祇能在有限的而且特定的時空之內，時代的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或者是某些局限，必定反映在他身上。但是，作者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論，有可能超出其局限，作為某一類型的嘗試，乃至於成功運用的範例，啓示著後人。從這個角度看本書，或許又會有某些超出書中知識範圍的更大的收穫吧。一本書，能留下了若干方法論上的啓示，為後人參考，也為後人的超越奠定基礎，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劉仲宇

2016年10月13日